面對失敗

延　靜

東西走廊

四月十三日清晨，朝鮮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失敗的消息傳來，我深感不安。本來這次發射衛星，是慶祝金日成百歲誕辰活動的重頭戲，不僅可以增加活動的分量，而且對外可以顯示朝鮮「強盛大國」的實力，但誰也沒有想到，盛大慶典開始的前一天，衛星發射一分鐘後竟然解體墜海。如何面對這次失敗，就成爲朝鮮高層面臨的緊迫問題。

出乎意料，衛星發射四個小時後，正當外界猜測紛紜之時，平壤電視台中斷節目，主持人以平緩的語調，宣布了衛星發射失敗的消息。當天，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如期舉行，推選金正恩爲國家軍事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等領導人出席了這次會議，從電視畫面看，他們神態如常，若無其事。這種敢於面對失敗的做法，給我不小衝擊。

朝鮮曾於一九九八年和二〇〇九年分別發射「光明星1號」衛星和「光明星2號」衛星，當時火箭助推器墜落於東海和太平洋海面，國際社會紛紛認爲發射失敗，但朝鮮堅稱取得成功。而這次朝鮮完全改變了做法，承認發射失敗，並公開對外發了消息。

當然，這次朝鮮承認失敗，也可能與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事有關。衛星是在沒有透露任何信息的情況下突然發射的，但它的軌跡仍被美國、韓國、日本迅速捕捉到並作出失敗的判斷。儘管如此，朝鮮也可以晚一點發消息，以不影響金日成百年誕辰大慶的氣氛。朝鮮是一個封閉社會，外部信息不會那麼快就傳進去。但朝鮮還是採取了透明的做法。

過去很長時間，朝鮮的宣傳報道是報喜不報憂的。不要說大的失誤，就是體育選手出國比賽，如果失敗，連個消息也不發，但如果參加重大國際比賽，戰勝了強大對手，不僅要發消息，而且會大書特書。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朝鮮乒乓球選手朴英順獲得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冠軍，回國時受到群衆夾道歡迎，被輿論譽爲「乒乓女王」。其實何止朝鮮，中國衛星發射成功雖發消息，但發射失敗也不報道，人們從外電消息字裡行間中才能猜出幾分。如果從新聞報道是爲了鼓舞民衆士氣角度看，這種做法也不無道理，但它卻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這次朝鮮承認失敗，提高了透明度，顯示了新領導人的開放和自信。實際上慶祝金日成百年誕辰慶典活動照常進行，包括紀念大會、閱兵式、文藝演出等，並沒有因此受到什麼影響。朝鮮民衆也是理解的，他們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哪個國家進行衛星發射都失敗過」，「我經過努力一定會取得成功。」

金正恩去年十二月接班以來，如果細心觀察，朝鮮還是出現一些變化。遠的不說，這次衛星發射，邀請外國專家、記者參觀發射場，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金日成百年慶典，除各國藝術家外，還第一次邀請了美國藝術團參加。金正日在位時幾乎沒有在重大活動中公開發表過講話，但這次金正恩在閱兵式上第一次發表了講話。這次承認衛星發射失敗，再聯繫這些情況，或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三峽一到

蘇　北

天南地北

我跨過柵檻，走向長江的護坡的台階，一路走下去，走到有各色巨石嶙峋的江邊。一個漁翁正在用一個三角形的大網在那裡撈魚。他一下子一下子的用力向江中的急流中把三角網插下去。再慢慢的、艱難而有力地移動着。一次一次，撈出水面。可網都是空的，他並不氣餒。依然一次一次將三角網插入急流之中，再慢慢的、艱難而有力的移動……他只穿一件小褲衩，上身用一隻塑料雨衣披着，腰上紮了一根繩子。他身後的背景就是著名的三峽大壩。大壩正開閘沖沙。水波衝擊下來，遠處發出巨大的轟鳴聲。我用相機記下了漁翁撈魚的瞬間。我是在八月的一天從武漢來到宜昌。從武漢過來時，朋友給宜昌的一個人打了電話，說給我一些方便。朋友還特別告訴我，是個女的，美女。可我過來後，此美女一直沒有出現，我有些生氣，給朋友發短信：

「沒有見到『美女』啊！」

朋友倒是沒心沒肺：「宜昌街上都是美女。」

好吧，我就上街看看吧。吃了晚飯，天氣還早，於是我便上街瞎逛。街上倒是人很多，馬路又不甚寬，各種叫賣的，在黃昏時都走上了街頭。這是一個普通的地級市，現代感不強，沒有太多的高樓。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舊建築與現在的樓群夾雜錯落，生活味顯得十分的濃郁，一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繁忙和雜亂，虛無的浪漫和不切實際的文學的幻想，在這樣的小城似乎顯得也不切實際。我沿着西陵一路走過夷陵廣場，天上卻飄起了小雨，我順勢拐進一個舊書店。店裡沒有一個顧客，我靜下心來，慢慢去消磨這黃昏小雨中的無聊時光。正專心去翻動一本舊書，一股幽香不經意地飄來。抬頭一看，書店的牆角還有一個小門連着一個後院，我探過頭去，看小院中花木扶蘇，便丟下書，踱了過去。這眞是別有洞天。院中植兩棵大香樟，幾乎遮了半個天空；在右手一角，兩棵碗口粗的桂花樹正開着花呢，我走近一看，小米粒似的花兒藏滿枝葉間，在小雨中發出濕濕的幽香。在另一側還種了兩棵石榴樹，密密的樹叢裡正藏着小小的石榴。石榴樹下，一石桌，四個石櫈。這個小書店的老闆（我一直沒有見到這個老闆），是個雅人。他開這一間小書店，似乎不爲謀生，而是遣性。

第二天遊三峽，也是在小雨中。不過導遊小鄭，人美麗大方，增添了不少趣味。鄭小姐白白淨淨，略顯豐腴，性格很好，總是開口笑着。車從宜昌上三峽專用公路，右江山勢險峻，架了許多橋樑，也見不少的隧道。

車窗外小雨時斷時續，車子沿着長江的右岸來到三峽工程所在的三斗坪。據說整個三峽地區都是清一色的沉積岩，惟獨在三斗坪，形成一塊長七十公里，寬三十公里的花崗岩體，被水利專家形象地稱爲「大地母親爲三峽埋下的奠基石」，你還別說，這還實在是人間奇迹。在罎子嶺的頂端遠眺三峽大壩，說眞的，當時並不感到多麼的壯觀，在一派迷蒙的雨霧中，三峽灰蒙蒙的，卧在一千多米寬的長江之上。我知道，這都是因爲視角遠的緣故。如若換一個角度，在壩頂，或者壩底去看，你會感到自己是何其的渺小。我在三峽截流園裡，見到當年截流時所使用過的大型機械，那眞是龐然大物，我坐在一個推土機的斗子裡照了張相，人坐在斗子裡，就像一粒米掉在了大碗中；再看看那巨大的三角形四面體的截流石，一塊就達二十八噸！看看這使用過的工具和材料，就能想像當時大壩截流時，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番景象？

告別三峽，爲了留住記憶，我買了《神奇的三峽》和《長江三峽全景圖》兩本書。在回程的路上，我邊翻邊看，那些新舊三峽變化的照片。眞是讓我生出無限的感慨，從大足石刻到豐都鬼城，從涪陵白鶴梁到雲陽張飛廟，白帝城、古棧道、神農溪、神女峰、大寧河、巫山雲雨、荆州古城，瞿塘峽上的古棧道，三峽縴夫的老照片，無不讓人心生感慨。千古的三峽啊，人類在與你的相識和爭鬥中，該有多少傳奇的故事？

我看到的本文開頭的一幕，也是在我臨離開大壩時看到的，我彷彿將這個撈魚的漁人，同畫冊上的那些赤裸着身體拉縴的縴夫，重疊到了一起。他們才是眞正的三峽的主人。

羈旅遊思

李憶著

人生在線

那年早春三月，我在英國、瑞士、土耳其三地漫遊徜徉了一個月。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區中，聽四周的人聲和車聲，開始時頗覺有些孤獨、有些飄泊感，而後在帶點疲憊的狀態中卻又覺得異常寧靜、異常安詳——是的，寧靜、安詳。因爲我什麼都不理，也什麼都不知。在旅途中，整整一個月，沒有報章，沒有電視，甚至在「歇腳」的旅館裡也都不曾打開電視。那是一種刻意的寂寥，是行旅中我所樂意品味的一種意境。

再回到英國時，但見家家門前盡是黃燦燦的迎春花和百合花。而壁爐裡早已沒有了爐火，黃昏燈下是暖暖的春意。次晨坐在紫藤花架下喝咖啡，更覺一派春意盎然，是我的度假心情仍處在鬆弛中吧。不料卻在此時被告知在遙遠的中國，在青海省的玉樹縣發生了七點一級的強烈地震，罹難者數以千計。

啊，青海，那是我長久以來尋尋覓覓的一場美夢。而玉樹，那裡的藏民，有一家人還是我最惦念的呢。那身爲一家之主，名喚次丹多吉的老漢還帶過我去看山。他遙指着在日光底下，白得耀眼，亮得閃光的雪嶺頂上晃動着的黑點說：那是牦牛。我眯着眼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對自己的眼睛有剎那的懷疑。

「我知你在想什麼，是不相信牦牛可以翻過那麼高的山，而且還是雪山，對吧？」我但笑不語，扯開話題應諾明年會再來，而且還打算呼朋喚友一起來，到時一定要跟隨他的兒子和孫子們去挖冬蟲夏草。

那是一次美麗的旅行，回來後常常想起高原上的那一家人……而在夢裡，出現得最頻繁的是一座座線條柔和的山，有被深深淺淺的綠色覆蓋着的，也有在太陽底下閃閃發亮的。不僅僅如此，還有五彩繽紛的經幡，漫山遍野，無時無刻迎風招展，滿天翻飛，美麗極了。

青海，那是眞正的高原，連吹過的一陣風也充滿神秘的意味，讓我不能停止的浮想翩翩。而玉樹，是佔據我心中重要位置的一幅亮麗的、完整的圖畫：天是瓦藍的，陽光空明，草木碧綠，猶如夢幻……如此美麗的玉樹，我實在無法想像在頃刻間，它到底變成了怎樣的一幅模樣？是再也看不到那些高高低低線條柔和的山了嗎？還有那開闊而平坦的草原，那些牛羊呢？都沒有了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裡的草，不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那樣的，是短短的，像一張絨毯似地鋪蓋在地面上。放牧的牛羊，靜靜的低頭吃草，遠遠看去，那幾乎是一幅靜止的圖畫。其實，高原向來寂寞，白色的帳篷疏疏落落，山巒雖靈秀，卻只剩沉默的看山歲月……然而這平靜的、寂寞的高原，竟在毫無預兆的剎那經歷了一場浩劫，掉進煉獄，我彷彿看到山野荒風中的斷壁殘垣——那是怎樣的一幅人間地獄模樣？雖言亡者已矣，生命已無法挽回，然而那些逃過浩劫的倖存者，他們心靈上所蒙受的創傷卻是永世的——這麼沉重的傷痛，要如何撫慰呢？

那天晚上，英倫的風很大，天更冷了。我帶着傷感入夢，玉樹仍然是我夢中的香格里拉。確實是如此，由來心靈感受和現實感受都是分不清的。

人生無常，總覺得此生歲月，許多縈懷繞心的塵緣，大半是在匆匆步履中相遇相知而產生的；那種淡淡情誼，實際上是相聚時短，離別時長。

其實，那次的青海之行，玉樹並不是我們的終點站，我們只是路過那裡。我們是從西寧開始的，從西寧過日月山，再去青海湖。一路上滿目蒼翠，綠草如茵；車子宛若一葉孤舟，飄盪在綠色的汪洋之中。日月山，那是唐朝文成公主入藏的古道，也是中途休息的驛站。換言之，這是當年身負「和番」使命的公主所走過的路線。於是有人在計算，就以現代汽車的車速，也得花上一個星期呢！如此艱辛的漫漫長路，一個只有十六歲的女孩子，肩負着溝通漢藏兩地文化的使命，踏上一條不歸之路。眞的不能想像還有比這更傷感更淒涼的事了，但是，這傷感與艱辛卻取得完美的功德——文化的結合，充分顯示出它原來是一種調諧物，對不同的生存環境與生存習俗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過了日月山，河的兩岸，不時可看到黃燦燦的一大片，有時是從平地一直黃到半山腰，有時則從半山腰黃到山頂上，然後再翻過去，在我們視野不及的地方迤下去。

是的，我們確實是不知道它們是如何迤下山的，但卻留給我們一個疑問：「現在可是盛夏八月天啊，怎麼還會有油菜花盛開呢？」

經司機解釋，這才曉得，原來塞外的冬天特別長，春天相對來得遲。所以七月仍然是春天，八月嘛，算是暮春。因此油菜花開在八月的時光裡，也就不奇怪了。這是自然，在明淨的自然之中，造物者創造了寧靜與和諧，美麗與安適，和風與細雨……這就是爲什麼在這高原上，我們能夠得到那麼多的歡愉，那麼多的喜悅。這世界本來就有着多種境界，讓人遠離物質、重精神，多思考，調整看待人生的視角……

青海羈旅，其實是心的羈絆。牽纏在每個到過的地方，所遇到過的人與事。人生那麼無常，愛過的人或離去的人，總在我們的夢裡牽牽絆絆，你不知什麼時候夢醒，卻各有迥異的命運和際遇，令人愴然。

元陽梯田（攝影）陳柏榮

人生不過幾張紙

齊　夫

如是我見

網上有個段子，短且精彩，不妨摘錄於此：「出生一張紙，開始一輩子；文憑一張紙，奮鬥一輩子；婚姻一張紙，折騰一輩子；做官一張紙，爭鬥一輩子；金錢一張紙，辛苦一輩子；病歷一張紙，痛苦一輩子；悼詞一張紙，了結一輩子。」

人生幾十年，不論怎樣折騰，搞出多少花樣，說到底，其實都是在爲了這些紙、圍繞這些紙而打轉轉。這些紙，說輕可以輕如鴻毛，說重也可重如泰山，你可以看透，也可淡化，但卻無論如何是離不開這些紙的。

「出生一張紙」，這是我們的出生證，從這一張紙開始，每個人便有了或長或短、或平淡或偉大的一生。最後，根據我們的人生成就大小，貢獻如何，這張紙或被送進廢品站裡廢物利用，或放在歷史博物館裡供人瞻仰紀念。

「文憑一張紙」，如果從小學讀到博士畢業，大約需要二十多年，便佔到了人生的三分之一。也見過一些中年人，爲提拔、晉職所需，都大半輩子過去了，還在爲文憑而奔波。因爲「一張文憑，彷彿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錢鍾書語）

「婚姻一張紙」，有的寫滿了甜蜜與幸福，恩恩愛愛，白頭到老還約定了下輩子；有的寫滿了苦惱與無奈，爭爭吵吵、打打鬧鬧了一輩子；還有的乾脆勞燕分飛，各奔前程，把結婚證換成離婚證；也有的結了離，離了結，結了再離，光這一項就鬧了好幾張紙。

「做官一張紙」，自然是指委任狀、任命書之類。做官的人，無不希望「天天向上」，仕途順暢，無奈僧多粥少，橋窄路擠，競爭自然難免，手段也很難文明。政府任官，百姓選官，無非要求官員一要幹事，二要乾淨，一個官員不論大小，都有畫句號的那一天，但願你的這張紙上寫滿優良記錄。

「金錢一張紙」，誰也少不了，是我們生活質量的前提和保證，但撈得太多也沒用處，或會反受其害，因而尤需記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做金錢的奴隸。倘若爲了這張紙，貪污受賄，坑蒙拐騙，販毒走私，殺人越貨，最後很可能會把這張紙換成一紙判決書，成爲「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又一例證。

「病歷一張紙」，這張紙大伙都唯恐避之不及，但誰也少不了。年輕時，體壯如牛，不知生病爲何物。不知什麼時候起，我們開始有了病歷，上面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進醫院比進商店更頻繁，打針吃藥成了家常便飯。沒辦法，積勞成疾，運轉幾十年的機器該維修了。既然在所難免，那就持達觀態度，既來之則安之吧。

「悼詞一張紙」，這是蓋棺而論的最後一張紙，爲了讓家屬滿意，逝者安息，這張紙也不可或缺，且大有講究。逝者家屬無不希望寫得好一些，執筆部門也都善解人意，盡力「妙筆生花」，　好在大家也都不計較了，寬容悼詞裡的溢美之詞，再刻薄的人也不缺這種「風度」。

這個段子最後還有幾句話：「看透這些紙，輕鬆一輩子；淡化這些紙，明白一輩子；忘了這些紙，快樂一輩子！」搞笑中透着深刻，戲謔裡含着睿智，以出世之心論入世之事，實爲高明通透之論，我再饒舌就畫蛇添足了。

最早「德律風」

許　揚

文化什錦

前不久，北京頤和園開闢了一個新的旅遊項目——慈禧—光緒電話專線，供旅遊者體驗，令許多遊客頗覺有趣。

慈禧——光緒電話線開通於一九〇八年。據清代《郵傳檔》等書籍記載，一九〇二年慈禧從西安回京後常住頤和園，爲了方便她與外務部聯繫，架設了首條皇家電話線路。一九〇八年，又架設了頤和園「水木自親殿」至西苑（今中南海）「來薰風門」東配殿的慈禧——光緒電話專線。

北京的電話通信歷史，是從皇家的通信開始的。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督辦電政大臣盛宣懷向光緒皇帝呈奏摺請開電話。奏摺中的電話被稱爲「德律風」，是英文電話一詞的音譯。

奏摺中寫道：「創自歐美，於電報為支流……入手而能用，着耳而得聲，坐一室而可對百朋，隔顏色而可親聲……此亘古未有之便益，故創行未三十年遍於各國。其始可達數十里，現已可通數千里。新機既闢，不可禁遏……中國之有德律風也，自英人設於上海租界始，近年各處通商口岸，洋人紛紛謀設……西人眈眈逐逐欲攘我電報之權利而未得……不早補救何從？」光緒皇帝同意「電話歸電局兼辦，以電報餘利為推廣電話之需。」現在這份奏摺放大的複製件可以在北京通信博物館的展廳看到。

一九〇三年，北京電報局總辦黃開文開始籌設北京城內朝廷大臣住宅與頤和園間的電話，用以解決通信急需。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日，大清官辦的第一個電話局在北京城內東單二條設立，當時是租用了清朝大學士翁同龢的八間馬廄開通的。

雖然當時的電話局只安裝了一台一百門電話交換機，但是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因爲當時主要開通的是各部衙署、朝廷大臣以及親王官邸的電話。至一九〇四年年底，北京電話局的用戶發展到一百二十八戶。

一九一〇年四月，紫禁城內安裝了十門用戶交換機，並在後宮建福宮、儲秀宮和長春宮設專線電話共六部，這便是我國最早也是唯一的皇家電話局。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建成電話北局，第一次安裝使用步進制自動電話交換機。有了自動交換機，電話使用者之間打電話，就可以直接撥號，而不再需要人工接轉了。電話北局管界內是日僞華北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和日本人居住集中地。所以電話局中不少設備來自日本。北京當年的電話號碼只有兩位元數字。

電話北局的舊址就在現在平安大街附近的東黃城根電話局。東黃城根電話局營業廳的後身就是電話北局大樓，這座有着六十多年歷史的大樓，現在依然在使用中，樓中的電話交換機設備雖已經停止使用，但是依然可以運轉。

肖與不肖

馮　進

文化經緯

龍年希望抱上龍子、龍女的家長不少，不由想到內地一條爭議頗大的新聞。廣東某私家老闆因爲夫妻二人長期不孕不育，通過試管培育、代孕母親等方式，花錢僱用三個女人一下子生育了八個兒子。接着他又同時僱了十一個保姆，每月僅這項費用就超過十萬元。民間一時輿論大嘩，關鍵詞有二：一是「多」，孩子一下子生了八個，大大超出計劃生育一家一個孩子的指標；二是「富」，從孩子的孕育出生到哺育餵養，富翁砸錢，得償夙願，明顯彰現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地位不平等。在「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公正」的思維影響下，廣東富翁肆無忌憚地消費、享受，儼然高人一等，與衆不同，因此導致群情激憤，也在意料之中。

不過這個爭議只用「仇富」來概括也不準確。因爲更爲要緊的是，它涉及到中國人切身相關、最爲煽情的生育和家庭問題，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文化傳統的強勁影響。生物學證明，任何物種都有繁衍後代的本能。在動物界，無論雌雄，爭奇鬥艷，爲的就是獲取資源，順利生育，傳承基因。可是中國人歷來又特別重視男丁。形而上層面的官方話語是女兒的祭祀祖先不能享受；生活實際方面，其實是農耕社會中，家庭作爲經濟生產的單位，以夫權、父權爲中心，有兒子可以娶媳婦增加勞動力、提高生產力，父母也算有了養老保險，保證日後年老體衰時衣食無憂，投資有所回報。

對於那些「家門不幸」，沒有兒子支撐門戶的人家，坐地招婿的做法有缺陷，因爲有鼓勵「牝雞司晨」的嫌疑。贅婿一直遭到歧視，在漢代是同商人一樣要被強征入伍去打匈奴、做炮灰的。另外一個彌補辦法是從宗族親戚那裡過繼兒子。《詩經・小雅・小宛》說：「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是一種綠色小蟲，古人誤認爲蜾蠃不產子，餵養螟蛉爲子，因此用「螟蛉」比喻義子。他們還傳說，爲了讓義子長得像自己，蜾蠃要在螟蛉孵化時對着蟲卵磕頭，嘴裡念叨「肖我，肖我」，成效顯著。其實，蜾蠃是一種寄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窩裡，在牠們身體裡產卵，蜾蠃的卵孵化後，幼蟲就拿螟蛉作食物。自然界生存競爭的赤裸裸的食物鏈，被想像成溫情脈脈的家庭關係，也反映了古人對於有子的執念。

善禱善頌的古人，常用的祝詞是「壽，富，多男子」。《莊子・天地》中卻說聖人唐堯在華封受祝時再三推辭，他的理由是：「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廣東富商的經歷，表明「富則多事」這一條的確沒錯。手中有資源，就有念想，有慾望，難免多事。「多男子則多懼」雖不知語出何典，也有民間故事爲證。吾鄉俗話說「多男多女多是害」。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父母幫助孩子成家立業，娶親生子天經地義。多子家庭的父母負擔重，責任繁，壓力大，給「未來提供多張肉票」不說，搞不好還會適得其反，造成兄弟鬩牆，親人不睦，美滿大家庭的夢想化爲泡影。

其實，養恩大於生恩，肖與不肖，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盲目生子而無心無力撫育者，是爲社會增加負擔。無子而嚮往親子關係的，大可以認養孤兒，發揚博愛。現代社會沒有那麼多祭祀祖先的重任，一定要擁有一個血緣相關的兒子，多半是父母的自戀心結作怪，因爲潛意識中，他們不外是把後代視爲自己基因的延續、期望的載體。成功不可複製，生命無須過長，我們大可放鬆心情，一切隨緣。